



短章

芬香

漫長的寒假只剩幾天了，爲了迎接一個新的開始，我對昔日的信件作了一番系統的整理工作，這是老張的，那是小林的……每一束信都有它不同的主人；同時，也都給我一份不同的感情；最後，只剩下一個寂寞的，不引人注意的白信封默默地躺在一旁，暗叫了聲「糊塗」，一把抓起來就打算往阿珠的信堆裏塞（因爲阿珠總是用白信封）；忽然發現筆跡不對，再一看左下角的寄信地址是苗栗，這更教人迷糊了，朋友們雖分散到全省各地，可還沒有到苗栗的啊！懷著疑惑的心情，打開封口，竟是張白紙，上面寫了兩個龍飛鳳舞的大字：彭明。條地，往日的舊事像漣漪般從這兩個字上一圈一圈地盪漾開來。

那年暑假，我參加了救國團舉辦的東西橫貫公路健行隊。爲的是逃避都市的烏煙瘴氣、忙碌的人群；也爲了要接近純樸的、美妙的大自然，我要讓自己溶化在白雲青山之間，我要笑傲山巔……懷著這麼一種心情，我單槍匹馬地衝入一個全然陌生的大團體。

第一天，繞完了衛道中學後，我擁著欣喜進入夢鄉。

第二天，車子送著七、八十名青年抵達健行的第一站：大禹嶺，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，嵐氣從你腳下飄過，藍天白雲幾乎伸手可及，鳥語、松脂的香氣、清新的空氣、疊嶂重陰……一切都是新奇的；晚上是自由活動時間，我披著接待所發的大棉袍到屋後小徑散步，山月清明，寒風拂面，倚著松樹，前無人後無影，真有遺世獨立之感，心想：「這麼大好風光，爲何沒人欣賞？爲何大家要躺在屋裏瞎聊？」想著、想著、不禁長嘆一聲，不料背後也傳來一聲喟然長嘆，回頭一看，只見樹林中一團黑黑

的東西蠕蠕移向我這裏，「莫非是山鬼？」心裏越想越怕，腳像釘子釘住了，移不得一步；嘴也像塞了棉花，想喊叫却發不出聲音，幸好那團東西發出了聲音：「別怕！是我。」月色透過樹梢，照出一張裹在黑袍裡的戴了眼鏡的臉。也許是黑袍的襯托，那張臉竟顯得那麼蒼白，使你不得不聯想到裹在黑袍裏的身軀必是瘦弱的；但是，兩道射自玻璃鏡片後的光輝，又使你不得不感到面前站的是個巨人。正發呆間，一陣山風吹來，不覺背脊一寒，全身戰慄了一下，趕緊扭頭就走，一口氣衝進接待所，頭也不敢回。

那天夜裏，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闔眼，一闔眼，就看到兩道精光直射過來；但一想到明天要徒步行走二十餘公里路，只能開始數數字了：「一、二、三……三百……一千……」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才迷迷糊糊地入睡。

山上的早晨來得特別早，才八點就有日上三竿的感覺。抓起斗笠往頭上一戴，背起背包，開始了長途步行。伴著鳥語、花香，慢慢地走，的確是輕鬆愉快。漸漸地，我落後了，慢慢山路只我一人，吹著口哨，到處攀折花，不知獨行了多久，直到我正彎下身子，打算採摘一朵野百合時，才被一個低沉的聲音打破寂靜。

「××，照妳這樣的速度，中午是無法到金馬隧道的。」

慢慢地，抬起頭來，我打算狠狠地瞪這多事鬼一眼，竟被那兩道精光凝住了，心裏吶悶道：「又是他。」懷著不知是何等感受，趕緊站直了身子。

「妳的速度太慢了，我負責押隊，不得不提醒妳。」他平和地說。

「我以為這麼美好的景色竟採取急行軍的方式，山水有靈，也必將歎息。」我故意反激他。

「我想山水如果有靈，也不願看到一個漂亮小姐慘遭不測吧？」

「有什麼不測？在這純樸的大自然中。」

「登山手冊的注意事項妳看過了嗎？妳知道塌方和山崩嗎？」

這人竟教訓起我來了，想反駁他，又礙於自己理虧，正不知如何給自己下台，那人又說了：

「讓我幫妳背背包吧！我們得加快速度了，否

則領隊會以爲我們失蹤了。」

就這樣，我和他一同踏上了旅途，趁著拿背包給他的機會，我偷偷地瞄了他胸前的學員證上的名字「彭明」，這兩個字成了以後四天生活中所不離的東西。

有人陪你聊天，幫你背行李，眼前所看到的是青山層疊，浮雲悠悠，山鳥、花蝶從身邊飛過，呼吸的是清新無塵的空氣，泥土香夾雜著花木香刺激你的嗅覺；雖然，白天必須頂著大太陽走一、二十公里路，卻沒有疲憊的感覺。晚上看月亮，清晨數露珠，喔！平常夢寐以求的幻想全成爲事實，帶著幾分懷疑，我歡呼，我歌唱，我跳躍……

彭明帶有照相機，每逢景色幽美的地方，就拍下那美好的一剎那，但從不讓畫面上有任何一人存在，問他爲什麼？他說：

「本來我們的腦子就是一架最好的照相機，但底片多了，就容易混淆，所以必須借助於現代照相術；而我們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，相片中雖沒有你的形體，但從你所取的景色、角度、光線中，表現了你的靈魂、你的感受，加了別人，就擋住了你自己，所以我何必照準人物呢？」

當我問他爲何學醫時，他說：

「學醫是最簡便的救世方法，我每天爲人看病，可感覺到明顯地爲多難的國家盡一點心力；如果我學政治法律，能得重用，還能直接有益於國家，否則，只能爲一個公務員罷了；如果我學理工，要想有一番作爲，還需要龐大的資本，良好的環境，合乎科學的設備，這不是我所能及的；至於文學，雖然能振興文化，有承先啓後的功能，但那太渺茫而不可捉摸；或許是我短視，希望求得立效，所以我要學醫，而文學姑且讓它改變我的氣質吧！」

四天來，我們兩人幾乎是形影不離，因此，有人說我們是情侶了，每次聽到這「新奇」的名詞，我們會相顧大笑，我們兩人的心裏都很明白，我們不過是萍水相逢，偶而相會在一起，彼此很談得來，如此而已，一旦旅途結束，勢將各分東西。

愉快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，四天很快過去了，最後一站是花蓮，過了幾天山中生活，我們相約在解散的那天清晨到海邊看日出。

不料，從前一天晚上就下起雨，雖然日出看不

成；但我們還是披了雨衣到海邊去，雨水打在水面上，激起層層的水花，倒也別有一番滋味；想到四天來的相處，又想到行將分手，不覺有些惆悵侵心，兩人默默無語了一陣，彭明說話了：

「我們的相逢就像雨水打到水面上，曾激起無數浪花，可是馬上雨過天晴，又恢復一片平靜了；我相信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，離開後，我會記得妳，記得我們這份純情，讓我們彼此祝福吧！」兩人緊緊地握了握手，沒有再多說一個字就分手了。

回家後一個星期，就收到這封只有簽名的信和幾張沿途的風景照片，結束了那個夏季的夢痕。

×× ×× ××

拉回了這段往事，拍拍裙上的塵土，站起身來，把那信封壓到信堆底下，掩上盒蓋，心想：「是該真正結束那短章的時候了。」這時，傳來媽媽在廚房的呼喚聲，漫應了一聲，抬頭看窗外，正是紅霞如綺時……

綠島冰果室

各類飲

ミ
ッ
マ
メ

鷄
絲
麵

應時
水
果

台中市三民路三段一心市場